

## 三家诗话 [清]尚

### ●三家总论

近日论诗竞推袁、蒋、赵三家，然此论虽发自袁、赵，而蒋终不以为然也。试观《忠雅堂》集中，於袁犹貌为推许，赵则仅两见，论诗亦未数及矣。

自明七子以後，诗多伪体僻体。牧庙远法韩、苏，目空一代，然如危素之文，动多诡气。梅村、渔洋、愚山、独漉诸公，虽各擅胜场，而才力不能大开生面。三家生国家全盛之时，而才情学力，俱可以挫笼今古，自成一家，遂各拔帜而起，震耀天下，此实气运使然也。

子才之诗，诗中之词曲也。苕生之诗，诗中之散文也。□松之诗，诗中之骈体也。

子才如佳果，苕生如佳，□松如佳肴。

子才学杨诚斋而参以白傅，苕生学黄山谷而参以韩、苏、竹，□松学苏、陆而参以梅村、初白。平心而论，子才学前人而出以灵活，有纤佻之病；苕生学前人而出以坚锐，有粗露之病；□松学前人而出以整丽，有冗杂之病。

《雨村诗话》以三人皆学宋人，意颇不满。而又推彭为天授，蒋不及赵，殆因蒋诗不数己，遂有意抑之与？

曩尝仿敖器之《诗评》，评本朝诗人，有曰：“子才如画舫摇湖，荡人心目；苕生如剑仙跃马，所向无前；□松如吴、越锦机，力翻新样。”见者以为切中。

诗文至南宋後，文章一大转关也。就诗而论，虽放翁以悲壮胜，遗山以沉雄胜，道园以老洁胜，铁崖以奇丽胜，青丘以爽朗胜，西崖以清峭胜，究不逮李、杜、韩、白、欧、苏、黄之全而神，大而化，况他人乎？“诗到苏黄尽”，真笃论也。渔洋自谓放翁、遗山可以企及，由今观之，修饰有馀，才情不足。竹与渔洋齐名，《谈龙录》讥其食多。其实竹之诗文高在典雅，而皆欠深入。三家兼有放翁以下诸人之长，虽酝酿之功未极深厚，然已如天外三峰，跻攀不易矣。

子才笔巧，故描写得出。苕生气杰，故撑架得住。□松典贍，故铺张得工。然描写而少浑涵，撑架而少磨砢，铺张而少裁，故皆未为极诣也。

读三家之诗，巧丽者爱子才，朴健者爱苕生，宏博者爱□松，取其长而弃其短，是在善读者。

### ●三家分论

子才《与□松书》曰：“我辈争奇竞巧，不肯一语平庸，要为运之以庄，措之以雅，而於诗文之道尽之矣。”乃□松固欠庄雅，而已亦多蹈纤佻之弊，何也？

茗生有生吞活剥之弊，而子才点化胜之。□松有夸多斗靡之弊，而才子简括胜之。

子才专尚性灵，而太不讲格调，所以喜诚斋之镂刻，而近於词曲。

鸟之飞也，必回翔而後下。水之流也，每汇亭蓄而後行。袁、蒋多一气直下，而不耐纾徐，皆少韩昌黎迎而距之一段工夫也。

子才律诗往往不对，盖欲上追唐人高唱也，然失之率易矣。

子才与茗生唱和则效茗生体，与□松唱和则效□松体。盖自以为兼有二人之长，视二人之诗，如腰间之宝剑也。观其《论诗绝句》可见。

渔洋诗以游蜀所作为最，竹诗以游晋所作为最，初白诗以游梁所作为最，子才诗以游秦所作为最。王兰泉《湖海诗传》，专录子才少年未定之作而故没真面，似不及怀宁潘瑛《国朝诗萃》之平允也。

子才性好女色，而诗必牵合古人以就己。如咏罗隐庙则曰“隔帘娇女罢吹箫”，咏铜雀台则曰“招魂只用美人妆”，咏张睢阳庙则曰“刀上蛾眉唤奈何”，咏周瑜墓则曰“小乔何幸嫁夫君”，咏谢安石则曰“东山女伎亦苍生”。然此犹题中所应有也，至咏郭汾阳亦必曰“歌舞聊消种蠡愁”，则太牵合矣。其咏睢阳庙有“残兵独障全淮水，壮士同挥落日戈”一联，则为此题绝唱，茗生集中二首皆不及也。

少年聪明儿女，血气未定，略知吟咏，罕有不喜流宕者。子才风流放诞，遂诗崇郑、卫，提倡数十年，吴、越间聪明儿女，今犹以之藉口，流弊无穷。此为风雅之罪人。恽子居志孙韶之墓，所以极力诋之也。

子才古体诗多不谐声调，而转韵尤哑。□松亦然。茗生则十失二三矣。昔赵秋谷著《声调谱》，《四库提要》极推之。然秋谷虽能作谱，而诗歌则未尽谐也。且其所举为法者亦疏而不密，而子才讥其拘，宜其不知声调也。

与子才同时而最先得名者，莫如沈归愚。归愚才力之薄，又在渔洋之下，且格调太入套，毋怪蒋、赵二公皆不数及也。

《随园诗话》大率取清真之作，然艳词侧体太多，殊玷风雅。其极推梦楼，讥议蒋、赵之类，亦皆颠倒是非，不符公论。《续诗品》极佳，但“是新非纤”一语，便不能践。

子才古文自是侯朝宗以後作者，近人因其诗之纤巧，并诋其文，恽子居至以猖狂无理斥之，皆非平心之论。

吴山尊《本朝八家四六》：“子才长於大题，自是一时冠冕。”山尊才力之大，庶几可接子才，至诗之冗而笨，则不足称三家之嗣音。以上论子才。

茗生诗有不可及者八：才大而奇，情深而正，学博而醇，识高而老，气豪而真，力锐而厚，格变而隐，词切而坚。但恃其逸足，往往奔放，未免蹈裴晋

公讥昌黎之失也。

刘彦和有言：“彩乏风骨，则雉窜文囿；风骨乏彩，则鸷集翰林。唯藻耀而高翔，乃文笔之鸣凤。”今观三家之诗，袁、赵似“雉窜文囿”，蒋似“鸷集翰林”。至“文笔鸣凤”，则自曹子建、李、杜、韩、苏之外，唯遗山、青丘差堪接武。而苕生乃云“凤凰好文章，雕鹗吾何取”，恐犹未能践此语也。

翁覃溪论苕生诗，比以吴天章、陆聚缙，似俱不及苕生，且亦不肖。王兰泉则谓论诗於当代，以苕生为首，而尤以其五七古诗为极则。吴山尊亦谓苕生五七言诗，摆脱凡近，自然入格，而离奇变幻，无所不有。二君皆知言也。然苕生诗虽胜人，而顿挫沉深之妙，则终逊李、杜、韩、苏矣。

苕生古诗好用僻韵，好次元韵，多牵强而无味。昌黎、山谷亦所不免，子才则无之也。

或谓苕生面目肌理俱近於粗，似不及袁、赵之细腻。不知苕生之粗在面目，至肌理则未尝不细腻也。且体裁较袁、赵为雅，学之者弊少。

苕生有《京师》、《豫章》、《固原》新乐府，《豫章》、《固原》失之直率，唯《京师》十四篇，兼元、白、张、王、铁、崖、西崖之胜。

欧阳文忠之诗，才力最近昌黎，而情韵较胜西江之诗，陶彭泽以後，当推第一。介甫、涪翁以刻酷搞之，然不及其自然也。其集中有以五古短篇怀人咏己者，盖本颜延年《五君咏》。苕生怀人诸诗，宪章文忠，多可括诸人一生言行，而上追延年。

苕生论诗，於西江阿其所好，稍乖公允。至极推北地、信阳，力诋初白、樊榭，尤为持论之偏。

苕生少与汪鞏、杨子载、赵山南齐名。赵则略成体格，汪则寒瘦逼人，杨之新乐府与五古庶可肩随苕生，惜其未能全美也。

苕生於广昌何鹤年极力扶奖，然鹤年亦失之寒瘦。苕生“水气乘间出，山身向晚分”二训，最近鹤年。

苕生初寓金陵，感子才访己题壁之殷，於是作诗以题其诗、古文、骈体，极其推崇，然不存於集中，则不满於子才也。子才知其轻己，言不由衷，故题苕生集诗，晚年亦删第一首，而且时刺苕生为粗才。至松於苕生，始曰：“跋扈词场万敌摧”，又哭之曰：“久将身入千秋看，如此才应几代生？”可谓推服至矣。乃观其集中论诗称才子而遗己，遂题诗三首，第以才气推苕生，而阴致不满之意。後有知人论世者，最宜於此索隐而持平。

苕生词学苏、辛、陈其年，而较为细腻。《九种曲》出於玉茗堂，而较为正大。古文虽直举胸臆，空所倚傍，然可接李穆堂一派，非但不及魏叔子，并让子才出一头地。

三家诗集皆有兩本，袁、趙則晚年所手定；苕生一刻於京師，再刻於揚州，皆在身後。論者多以再刻勝初刻，其實初刻經張瘦銅諸人所刪改，多足為苕生功臣；再刻則存其原本，且增入數十首應酬之詩，覺觸目冗濫，反為白璧微瑕。以上論苕生。

□松《十家詩話》，最為具知人之識，持千古之平。但其所為之詩，則效前人而尚少簡練。

□松五七言古，意欲以議論之警辟，才力之新奇，獨開生面，幾於前無古人。然趁韻湊句，殊欠雅健。且苕生性好談諧，為詩則極嚴正。□松不 是躬以禮，而詩乃多近滑稽之雄，使人失笑，較子才而更甚，何也？豈不善學東坡而墮入誠齋惡道耶！

□松宦游南北數千里之外，所表見固皆不虛，而極險之境地，極怪之人物，皆收入詩料，遂覺少陵、放翁之入蜀，昌黎、東坡之浮海，猶遜其所得所發之奇，可謂極詩中之偉觀也。

□松七律格雖不高，而語無不典，事無不切，意無不達，對無不工，兼放翁、初白之勝，非袁、蔣所能及也。

少陵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，開詩中考據之端。而竹為詩，每好以此等為能事。□松才學宏富，亦好考據以見長，然吊詭搜奇，俱覺冗蔓可厭。近日此風盛行，而詩遂同胥抄矣。

讀苕生長篇，人或嫌其單薄；讀□松長篇，人多嘆其典贍。然苕生本色極高，且精光貫注，使人不敢逼視；□松則近於掉書袋矣。蓋苕生失在矜才，□松失在逞博也。

張船山之詩，多近袁、趙體，亦能自出新意。其《寶雞驛題壁十八首》，力詆將帥養痍，與□松《擬老杜諸將十首》，同一忠憤。但矯變沉雄，俱不能及老杜。

明七子如何、李、滄溟詩，雖摹古未化，然其生平之行誼，各有卓然自立之處，所以前人雖極力貶斥，詩究難泯。讀三家之詩，須知三家之大節各有可傳，不第以真才本色鼎立一時，而□松尤為醇美。

過求新巧，必落纖小家數。如子才“殿上歸來履幾雙，三分天下更分香”，□松“如此容華嫁窮彘，教他那得不分離”之類，乃晚唐、元人惡派，以之入詞曲可也。

□松好作俚淺之語，往往如委巷間歌謠。若“被我說破不值錢”，“一個西瓜分八片”等句，成何說話！

□松經學不深，而《廿二史記》，則多揭古人之隱，以自見其識力之深微，覺《史通》、《史糾》諸書，猶為識小忘大。同時唯錢竹汀《廿二史考異》



，异曲同工；王礼堂《十七史商榷》，殊不及其精审也。至《陔馀丛考》，则颇近於浅陋矣。

□松於同时诸人，只以“千秋”二字推袁、蒋、王、钱四人，盖自以诗歌与袁、蒋鼎立，考据与王、钱鼎立也。然王礼堂尊郑学太过，尚非千秋之人。以上论□松。

### ●三家馀论

曹子建《赠白马王彪》诗第六首，忽作旷达语，弥觉沉痛难为怀，而文势亦倍深曲矣。少陵“家乡既荡尽，远近理亦齐”，“反畏消息来，寸心亦何有”等句，当从此等脱胎。子才仿《赠白马》诗，只知蝉联而下，略无纡折，似全不知古人妙处。蒋、赵五古，亦罕能於此着眼学古人也。

七古如太白“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”，少陵“明眸皓齿今何在，血污游魂归不得”，昌黎“将军欲以巧伏人，盘马弯弓惜不发”，庐陵“耳目所及尚如此，万里安能制夷狄”，东坡“桃花流水在人世，武陵岂必皆神仙”，山谷“安知忠臣痛至骨，世上但赏琼琚词”，放翁“亦知兴废古来有，但恨不见秦先亡”等句，皆古人妙处。三家富於才调，此等伸缩转换之妙，似未曾领取也。

高青丘“此时何暇化明光，去照逃亡万家屋”，“当时不识颜平原，岂复知有张睢阳”，妙亦不减古人。

五律之妙，少陵之後，李义山最为擅场。袁、赵力求新巧，去少陵甚远。茗生《河口夜泊》等作，尚有少陵之遗，气格更胜义山也。

七律亦以少陵《诸将五首》为极则，义山、放翁、遗山为嗣音，本朝唯梅村、竹间有少陵风格，三家则皆无之。学义山宜去其浮艳，学放翁宜去其滑碎。

子才长排如《禹陵》、《孝陵》、《庐山》、《王文成纪功碑》，虽错综变化不及少陵，以视元、白、竹，则胜之矣，蒋、赵未能鼎峙也。

绝句诗，蒋、赵皆宋音，然蒋犹挺拔，赵则谐俗。袁虽间学唐人，亦少雅音。盖此体自龙标、嘉州、梦得、樊川後，唯萨雁门、王渔洋堪接迹也。